



中山奏議目錄

卷之一按蜀疏

中山郝浴雪海補著



入境受事疏

備述蜀省情形疏

武職不宜濫授司道疏

請豁牛租疏

請發蜀官俸金疏

特參逃兵劫殺疏

特參各鎮不行塘報疏

請補行鄉試疏

飛報封疆大計疏

再報封疆大計疏

三報封疆大計疏

題明科場始末疏

緩策西南一議

急策西南一議

敬辭 欽賞兼叙守城各官功蹟疏

特叅總兵冒餉疏 特叅貪暴將領疏

請嚴禁川省雜派疏 投誠土寇不宜濫給印

劄疏 遵 詔薦舉蜀才疏

特薦有功良將疏

卷之二還臺疏

恭請召對疏 請下 詔恤民疏

條奏陝西進兵事宜疏

請懲逗畱諸將疏 停買河南山東漕糧疏

討賊必先自治疏 申明討賊必先自治再

疏 曲全名節疏

請酌免房稅精選旗兵疏

請停督撫題補之例疏

請令 皇太子宫僚奠獻梓宮疏

冊立 皇后應預停秋決疏

請暫令中外安靜以圖治疏

請嚴選科道官疏 請停藩王承襲疏

卷之三巡鹺疏

入境受事疏 重新鹽政大綱疏

請申飭四省文武有司疏

請定速運速銷之法疏

請寬銷引疏

題委有司佐貳解餉疏

請免議銷引違限職名疏

請展限銷引疏

勸輸烏船桅木疏

增行湖南蠲引疏

再增湖南蠲引疏

淮北改行單引疏

報明各項懲罰疏

閏月加引後不為例疏

續捐桅木並請停止再取疏

懇辭畱差疏

恭謝加銜疏

各商代舊院完銀疏

捐銀賑饑疏

衡永寶三府蠲引預行一半疏

題覆照丁加引疏

題覆場無餘鹽疏

場負難以歸併疏

恭謝陞僉都御史疏

恭謝陞副都御史疏

展期運鹽併述挑河引

水情形疏

請蠲竈戶折價疏

卷之四撫粵疏

備述全粵情形疏

省會應宿重兵疏

改米徵銀疏

調劑粵西戎務四策疏

粵西有司宜歸部選疏

題卹潯州知府殉難疏

題卹平南縣令殉難疏

題建雙忠祠疏  
請留巡撫標兵疏

亟救粵饑疏  
定藩下傭工人等應察

釋為民疏  
粵船裝送大兵應於交

界接替疏  
請留標兵再疏

雲南投誠家口不宜遠道粵西疏

條奏粵西鹽政疏  
請頒御書疏

題留右江道員疏  
供應凱旋大兵夫船疏

題留學租疏

中山奏議卷之一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按蜀疏

入境受事疏

臣荷

皇上簡在之恩按視四川仰惟

皇上銳意太平肅然示中外以維新之政臣亦人臣

何敢自愛踵頂以負聖明而羞當世乎臣自

七月二十四日拜領勅書印信戒裝就道即

由豫入秦由秦入蜀痛此一方民刈於窮克噬

於猛獸刑足斷臂泣聚溝中誰非有道聖人之  
赤子而越在西南獨不得與四方百姓有室有  
家同霑堯舜之澤臣一念及憂心如焚雖歷蠶  
叢鳥道之險束馬懸車敲石而炊帷露而宿亦  
不自知其為苦也仰恃 天威祇遵 欽限已  
於十一月初五日入境受事矣見今羣盜縱橫  
全省待拔順保兩府逼與賊隣兼且滿目寒烟  
一二子遺鳥驚魚潰此中情勢真有

皇上所不忍見聞者念臣孤身萬里仰瞻天日如覲  
聖顏而葵誠所激不遑自諒欲一洗十餘年

退縮之習使有名無實之官急尋職掌一洗十  
餘年屠戮之慘使朝生暮死之民稍見昭蘇則  
又慮有官無地有地無民未易空言振刷耳勉  
圖報稱其於寇盜情形民生疾苦文武之賢不  
肖容臣徹底清釐一一另奏總期實有益於蜀  
疆斷不敢張風采飾虛名以虧辱  
皇上懷遠之命也

備述蜀省情形疏

臣自十一月初五日入境見蜀官吏人等同聲  
籲苦或疑言之過情遂微行境內乃知顛連凋

敝之狀民生真不堪命也日夜思所以拯濟之  
幾無其術已臣職司察吏請先言吏除經叅罰  
並饑困勞喪至一二百負外司道府州縣以下  
及委署等官剩有六十餘負實在任事者三十  
一人其間徵發旁午解關紛紜日調停兵民間  
原無所謂簿書訟獄也封檄塵案而已且祿予  
未給惟各令丁奴墾荒自贍其旅食於閩中者  
鶉衣藿食望而不知為官蓋數年來臚列彈章  
糾劾與各省同而晉躡清華陞遷與各省異則  
今日之有司情形如此保順潼龍所得縣分凡

二十九處焚屠之後一望丘墟倚山逼水者豺  
虎晝遊邇寇宿兵者風鶴滋警城郭內外鞠為  
茂草提各屬開荒冊籍彙算所墾熟田止二百  
三十五頃不及別省中縣十分之一則今日之  
地土情形如此渠逆張可旺突出滇中勾連蠻  
部兼併三譚李武諸孽高距重慶橫集成都以  
恣鴟張一切進勦機宜固有平西王固山額真  
密籌方畧但諸賊自相吞併時會可乘實不容  
再緩矣則今日之逆賊情形如此恢疆闢土全  
賴師武臣力一兵一馬不能廢芻糧以自存又

軍興之際鈴束為艱將多劄委未曾實受 國  
恩軍乏見糧每至枵腹待戰雖賴撫臣專理 臣  
奉 勅有綜覈將領之例亦得與聞梗概則今  
日之兵將情形如此乃 臣 之職莫大於安民蜀  
民死於寇攘災荒者十室而九邑不滿三十戶  
其逃避於深山窮谷者如麋鹿聚有司歷年招  
徠冊籍三府一州二十九縣共得九千三百五  
十餘口數不及別省半縣而滿漢官兵數倍之  
凡一切招買搬運造船修城及納租供豆以給  
軍需者無一非民夫此鳩形鵠面血枯髓竭之

衆以一民供一兵已自立槁况以一民供數兵  
宜其流離困苦道殣者踵相接也 臣 目覩心愴  
求所以撫綏安全之惟是忘軀峻法不問文武  
滿漢官兵凡肆惡擾民者止有嚴查叅處而已  
則今日之小民情形如此凡以上情形與諸省  
迥然不同 臣 巡視茲土亦因勢利導期有裨民  
生吏治不敢沿襲各省典例遽云率職即 臣 責  
塞矣奈蒼生何懇乞

皇上垂察使 臣 得以盡其區區則澄清蕩平或可一  
以貫之也



武職不宜濫授司道疏

竊照肅王入川一時文揆武奮之士雲集王前  
凡下一城開一郡輒皮相而授之官雖權破用  
人之格實久乖器使之道犬耕牛守日復一日  
殆非所以重封疆惜名器抒朝廷西顧之憂  
也臣自入境來於蜀中一切利弊得失竊深查  
熟計非大有以洗刷而聳勸之不可則司道官  
其首也臣常一一識其面目一一詳其履歷一  
一考之以言試之以事以核其胸中之所有除  
叙馬瀘兵備道右叅議趙顯宗驛傳道僉事范

奇才分守川東道右叅議袁一相頗識文義待  
抵任觀其局幹外如管右布政事右叅議吳之  
茂安綿兵備道右叅議梁一訓俱以投誠副將  
題授今職下川東兵備道僉事王興國以正白  
旗下副將題授今職遵義兵備道右叅議董顯  
忠以鑲黃旗下副將題授今職之四官者雖弓  
能挽石實目不識丁試以臨戎決勝之機幾於  
攘臂而仍之課以吏治民生之本亦自覺茫無  
措手矣臣將一筆勾之則數年積瘁之功名無  
終不如無始將兩可持之則西南復闢之封疆

一悞豈容再悞耶况久懸不識文義者益不勝任之 嚴旨有司尚然何況司道懇乞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將四官議還原職或候缺別省或容<sub>臣</sub>與撫臣酌其才分之優劣卽於蜀中就近題補庶幾國有去弊之法人無失職之嘆朝廷可以漸收報稱之實而全蜀亦永雪因循之陋矣其所畱原缺仍請於秦楚中調陞期於朝拜 命而夕受事俾<sub>臣</sub>得隨才驅策着力激揚則蜀民幸甚蜀疆幸甚

請豁牛租疏

<sub>臣</sub>入蜀來見蜀之艾老子第流涕哀懇首言牛租一事<sub>臣</sub>特奉 簡書所司何事敢不為

皇上詳陳之當五年大荒撫臣力請牛種以活流民而聊助軍需計至審也蒙

皇上愛民如傷撥給銀五萬兩內除動支兵餉與鎮標屯長領過牛種及遞年租糧有撫臣支算開銷外據布政司冊報實撥保順龍潼四屬之民牛八百六十五隻該價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八兩有零種六百四十石四斗九升該價銀二千九百六兩有零牛種脚價合銀一千九百二

十四兩有零以上三項共該銀一萬七千八百零九兩一錢八分七釐此五萬兩中實在與民之分數也每牛一隻歲徵租八石五斗乃連年不稔而追呼愈迫且牛市自秦喘登棧路更水土異宜三年間羸斃殆盡甚有未獲一耜之力空抱皮角而認租者兼之蜀道鳥險穿虎豹之羣納租於數百里外術難鬼運神輸勢必肩馱背負東作西成半悞於道路矣臣每潛行郊野見桑柘翦伐豆麥牧放丈夫役盡婦女聚啼租役戕民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夫生財之方始

規其利旋受其害勢所恒然安民之道利則興之害則除之於治何損臣竊見牛之皮骨久腐民之膏髓盡空租石勢無從出運納萬不能支與其存空籍之名而驅之流亡無寧蠲必逋之實而留其性命况當日朝廷給發牛種意在救民非以謀利計百姓所領牛種之數為價不過一萬七千八百九兩有零而三年納過之租已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七石計估時價見值銀二萬一千三百五十六兩有零合償牛加租負運之費殆將倍之目今大兵南指修城造船派

夫立站招買協濟木油釘鍋之類無一非民若再索牛租驚覓四潰流而為殍散而為盜是無蜀矣 朝廷費百萬之金錢取此一片黃埃赤土何為也 臣 惟有仰體

皇上愛民至意代為籲請望立需 皇仁將殘民納過米豆准抵原銀所領牛種荒殘已盡並應納租糧盡與赦免一切經費軍需或候部發或全蜀蕩平詳開經制自有畫一之法 臣 近閱邸報見四方水旱之疏紛紛入告見在部議蠲免而牛租之為害於蜀何止洪水旱魃况川民歸順

以來七逢 恩赦親見我

皇上隆恩覃被各省直錢糧罪名悉為寬豁獨茲殘黎殘疆曾不得仰被仁覆之萬一恐亦 聖明之所不忍也 臣 實不敢徇區區之見第為 朝廷恤財而不為 君父恤民冒昧上請伏祈 聖恩立賜允俞真再造蜀民矣

請發蜀官俸金疏

順治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准撫臣李國英會稿移稱據四川布按司道等臣王原撫李士劭陳卓等呈稱竊照朝廷設官給俸所以養其廉人

臣受祿營職實以盡其節是俸者一日不可缺之需一官不可無之物也而况川省久經大亂之後人窮財盡薪桂米珠官此地者一物非銀不置一日無用則難別無絲毫之接濟惟望俸為續命之膏若涸轍非斗水之時需則恐終索於枯魚之肆數年來資斧罄竭日難一日蒙本部院鴻慈得延殘喘除陸續領俸至八年正月外不領俸薪又經一年向後日月猶然無望而啼饑號寒之狀不堪繪陳疾痛艱苦之情不容不呼籲也伏乞鑒憐蜀苦蚤賜題請俾均霑雨

露餬口有資庶枯苗再潤而鮒魚可蘇矣等因移會到臣該臣看得敬事後食臣子急公之義而制祿養廉朝廷馭富之權蜀省雖未全復而保順等府各官敏勉王事手拮据而口卒瘡不謂不備極勞瘁矣其間賢不肖有差大法小廉黜陟不得不嚴然既富方穀體恤或亦不容不至乃赫赫之功令懸於上溫飽所不敢圖而饑寒實不能免菜色鶉衣癯然民上日復難支則無乃令萬里勞臣功名之念輕而性命之憂重耶懇祈聖慈炤例撥給諸臣受若糈當

益盡若職而臣與撫臣亦得以皇恩如天感厲諸臣不患報稱之無實也

特叅逃兵刼殺疏

臣按視西川以土滿人衰嚴於馭吏而寬於治民令地方官非重犯不得輕易用刑即大小統兵頭領有事見臣臣必委曲以禁緝兵丁為諭誠慎之也臣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自保寧登舟巡歷順慶忽聞有逃兵在川北肆行刼殺臣不勝大駭隨檄行守巡兩道嚴查逮捕去後本月三十日據巡北道僉事劉通報據蒼溪縣申

報初十日有叛兵二十餘人殺死鄉民白當賢等四命等情四月十三日又據巡北道報據儀隴縣回稱有逃兵三十餘人殺死劉得成等男婦一十四名口等情二十四日又據守川北道右叅議李藻報據蓬州回稱正月十九日有逃兵約二十餘人在地名石板灘殺漁戶二人又據遂寧縣回稱三月二十一日有叙南鎮逃兵戚可成等十四人竟到五童廟安札有一更時分又有逃兵十人弓箭什物俱全亦到彼地行至蓬溪縣學前各星散不知向往等情二十九

日又據巡北道報據廣元縣報稱本月十五日  
 有胡副將自成都差回小兵到縣報稱王克運  
 等一行九人行至劍州地名劍門關忽遇叛兵  
 伏草將克運等八人殺死各等情到臣該臣看  
 得管兵管民各有職掌似此紛然離伍隨在煽  
 禍既不聞用法勾拿又不見照例移明殘殺多  
 命已大傷

皇上愛民之心萬一結眾雄行攻城劫印封疆大計  
 誰任其咎况三川正爾多事倘一槩如此鹵莽  
臣固無所用其綜覈且地方亦何所恃以無恐

耶除臣一面檄行各道轉行各有司加意偵防  
 不時申報外伏乞 天語申飭使各該管官之  
 責任有歸則地方之受害自省况臣之職分有  
 聞必告更不忍熒熒餓殍於寇攘虎噬間又添  
 此一種荼毒也

特叅各鎮不行塘報疏

臣惟官有一定職掌法有一定責成不容諉也  
臣於移會情形一事普詢直省凡大小文武於  
 撫按衙門民事必有關白兵事必行塘報此今  
 日率土成例也臣 陛辭時查臣 衙門憲綱咨

臣衙門道長凡所在有軍功等事撫臣報捷按臣覈實此兼載於會典者也如領兵官不得殺良冒功不得借撥捕為名一概殺搶如鎮守駐防各官有捍禦勤慎者有擾害地方者俱未見分別叅處此 上傳恩詔中所分責督撫按臣者也 臣自去歲入蜀各鎮副領兵官俱照例移行及本年二月進兵 臣方謂三川隸版武以勦撫開之文以激揚收之除一切兵機不必與聞外凡實在勦撫情形自無不宜循例塘報者乃三閱月而渺不一聞 臣隨移會諸鎮則概以平

西王固山額真為辭在左右路或曰隸於固山而至如夔州叙南永寧各鎮及防隘將領等官各有分地兵力之勦撫係賊情之真偽賊情真偽係民命之生殺民命生殺兼係地方之安危有司之功罪於理於法雖毫髮不容曖昧矧科臣題准見在有分轄專汛之申飭乎更慮綜覈之旨一下 臣固別有體訪而大端悉掩覈實無據且諸將中萬一有冒功殺搶等事如 天語所云謂封疆何甚或拏戮 朝廷之民反漁獵國家之賞成事不說危言啟釁誰肯為



皇上復吐此舌者臣忝司 聖朝耳目而壅塞若此  
 安用臣為况蜀中為民為兵為賊為弁紛揉龐  
 雜纔一理其頭緒便關臣察吏安民中事不行  
 則民墮愁城行之則身為怨府而道府州縣縱  
 奉臣憲檄亦因之忌諱不敢聲說如此重大豈  
 得因循且上關 功令下關職掌不敢不據實  
 題明也

請補行鄉試疏

順治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准撫臣李國英移稱  
 案照順治八年九月十二日准禮部咨為科舉

事內開四川巡撫李國英咨稱賓興時促規條  
 未具塲屋經費措辦為艱而辛卯鄉試應如司  
 議暫停當俟全川底定不拘年分另行請補以  
 副 聖朝蒐羅之意等因咨部案查本部見行  
 事例丙戌科浙江湖廣俱將先定府分鄉試今  
 科廣西題准改於明年鄉試今該撫咨稱俟全  
 蜀底定請補與前二例不合又查科塲定例開  
 載四川中式八十四名今咨內所開名數亦不  
 相合應行該撫查照本部原咨另行確議具奏  
 備咨到臣隨行四川布政司督學道會議詳報

去後今據督學道僉事陳卓回稱為照我 清  
朝定鼎以來各省四舉鄉試惟蜀士未登賢書  
近聞部議補行科舉不惟避亂者接踵而歸巖  
處者褰裳而出並未開郡縣諸生亦鼓舞裹糧  
而來荒城誦讀自夕達曉此足徵 清朝功名  
為天下賢雋之所嚮往而 國家礪世服遠非  
科名不足以招致之也本道於順保等府科考  
生童計明春次第竣事以待秋闈今應比照粵  
西事例轉呈兩臺題請明秋補行四川鄉試至  
中式名數本道攜有明季壬午等科試錄皆係

八十四名今蒙 恩加十名載在 詔書通共  
該中式九十四名除明秋全省底定照數中式  
無容更議外郎今見開順保龍潼及成夔各府  
州縣除本學生員外尚多三川士子逃難他省  
投身異域皆翩然來歸雲集候試况四川較之  
他省四科未舉鄉試郎令止試見開州縣生員  
亦當照湖北浙西事例更求 聖恩寬予解額  
以示鼓舞者也至於場屋費用地方初闢經制  
未定舉士大典惟其實不惟其文與欲備禮而  
輟科毋寧亟舉而節費此在藩司自有經畫又

非本道之所敢擅議者也等因到臣又據布政司呈同前事除批候會題外該臣看得闕門籲俊聖天子所以啟文明開太平者也我朝累舉鄉會擷天下譽髦而清華之猶恐拘泥科名收羅未盡又 詔求山林隱逸竊揆

皇上求賢望治之心如饑如渴必欲野無畱良而後已耳乃蜀以小醜未靖曠典久淹八歷年所曾無一人入英雄之彀經術之士未免坐嘆窮廬矣雖戎馬生郊不無緩急之較然徧稽各省一經開科即漸就治安則書升論秀固所以鼓舞

羣材開功名之路更所以收拾衆望弭反側之心也倘慮時絀舉羸則恢復大典何用細文今司臣查楚浙三年開科及粵西題改九年補試又兩例相符相應查照部議明秋與粵西同舉俾錦江玉壘之彥脫穎而出拂拭光彩即以赫濯聲靈且示 朝廷以爵祿公天下無分遐邇斷不以么膺梗化遂阻聲教於海澨山陬之間也

飛報封疆大計疏

臣於九月初五日綜理闡務忽聞叙府失利隨

聞成都失利三川餘民所在風鶴然止據川北  
鎮送餉蔡將口稟及道路風聞不敢突告至本  
月初八日又接得潼川州提塘塘報內稱平西  
王固山從綿州撤回廣元於本月初九日又接  
得候代右布政吳之茂塘報內稱本月初九日  
申時據定遠縣知縣薛汝為親口稟稱九月初  
二日辰時據盧鎮殘兵楊門子等五十餘人口  
稱重慶府於八月二十四日王諭到重慶叫兵  
馬移駐合州當日即率百姓渡江駐劄停溪次  
日逆賊俱到停溪四面攻圍二十九日我兵失

利又據陳鎮殘兵口稱將葛梅勒拉去其各鎮  
兵俱走達州又云袁守道押船於八月二十四  
日自停溪挽舟而上至今尚無的信卑職比卽  
慌懼不畏虎狼夤夜於本月初五日到順慶止  
有地方官與王叅將入城至順慶百姓盡行逃  
走等情隨該本司看得賊勢猖狂各鎮披靡保  
寧兵寡萬分緊急伏乞籌酌星夜移會部臺速  
請王上固山發兵救援危城萬幸等情據此臣  
隨具啟於平西王具移於固山伯墨勒根蝦撫  
臣李國英處亟請大兵赴保彈壓臣終慮統兵

各官從綿州歸漢如潼川塘報所云倘狡寇捲土而來區區保城僅畱此一二饑寒之官言戰則將與兵俱去言守則城與民俱無撫臣又杳無移會所存一鎮兵僅百餘非常之變已凜凜在臣眼中不知今日之川遂聽其為今日之川而無庸平西固山撫臣收恰乎抑尚欲以今日之川為將來之川而急調平西固山撫臣保障耶情形危急謹據實上聞伏乞

皇上睿鑒併勅大兵速為應援殘疆尚有攸賴也  
再報封疆大計疏

竊照滿漢大兵分頭南下西路由成都直抵叙府東路由順慶直抵重慶於兵心不固結隊脫逃臣隨拜恭報逃兵刼殺一疏於情形未聞移會中止又拜屢飭之嚴綸一疏誠預見其有今日也至九月初一日接得川西道叅議盧建忠塘報內稱八月初九日叙府賊陷全軍覆沒南總兵不知下落馬總兵隻身逃回甲喇牛彖死難者數十餘人九月十七日又據叙城逃回兵備道趙顯宗口稟十二日平西王固山巡撫已退至綿州據此則國家西路之封疆從此不必

問矣九月十四日又接得川東道袁一相塘報  
內稱本道舟次合州屢據陸路隨營兵丁逃出  
口稱八月二十七日我兵過停溪下營二更時  
分有馬步賊從後蜂擁而來與我兵對敵我兵  
失利梅勒各鎮兵丁失散次日水路賊船亦趕  
至渠河口漸次而上我兵船隻因水漲難拽有  
被截去棄舟登岸者大約失去大半此賊鴟張  
得計川北處處燃眉今潰殘兵士固圍實難等  
情於九月十五日又接得川北鎮移會為塘報  
事內據順慶叅將王國柱報稱栢陳盧三鎮從

涪池一路進城滿洲梅勒章京葛佟次日同路  
進城所失梅勒章京白等永鎮劉旗鼓孫叅將  
左路潘副將等文官萬文相等俱未知下落逆  
寇直追定遠等情據此則國家東路之封疆亦  
從此不必問矣除塘報冗多不敢備錄並開報  
不的容臣續奏外於九月十九日平西王固山  
額真墨勒根蝦撫臣李國英一晝夜接臣七次  
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言已統大  
兵回劄保寧在平西王墨勒固山雙肩闡外撫  
臣久任蜀中進退或有長算臣以為從此一定

則錦江眉山之捷可以再奏若復撤不止臣恐  
國家北路之封疆又在所不必問矣臣實未敢  
一步詭隨也

三報封疆大計疏

竊照平西王固山額真伯墨勒根蝦撫臣李國  
英統回大兵入保方燒糧秣馬間而巨寇劉文  
秀從綿州一路於十月初二日亦公然尾至矣  
蓋保城與別城殊滇賊亦與別賊殊其城外環  
之以大江江外環之以重山賊之長技在鳥銃  
銃之勝勢在高山延山放銃據險憑城不謂不

張而滿漢兵匝城為陣夜入晝出至本月初八  
日賊兵宵渡遶出吾後妖氛驕氣又平鋪於城  
北之梁山關矣在狡賊之計雖毒而我兵之志  
愈堅臣於本月十一日辰時登城閱戰見羣寇  
飛揚長驅象猱列陣下山又去城僅一望之地  
矣我兵劃然吹角鼓甲之士無不一以當百大  
呼破賊日中賊破臣身在城頭心在帝關念  
國家數十年深恩養成此忠義之兵滿漢數十  
日公議激成此縱橫之氣其於蜀中根本楚中  
聲勢秦中屏翰固不無小補若實從國計民

生問西南再圖三次之收拾非大有商量臣誠  
不能無深慮矣

題明科場始末疏

臣於六月二十六日奏請貢院在保寧舉行曾  
言不能如期竣事今於九月初六日正在保寧  
府身率內外簾官入場頭場甫出而三川兵馬  
潰決民逃兵竄士心為之大搖臣在闈中與提  
調監試各官多方布置百為鎮攝幸得借場屋  
之安以定羣情又深慮事機之來終當四應因  
公議連場閉棘早登才俊之名密圖撻伐之事

放榜之日得俊七十一人然闈中例不拜疏臣  
以時勢孔亟法應題叅刻不容緩曾拜飛報封  
疆大計一疏理合一併題明

緩策西南一議

臣於去年十月十五日恭拜三報封疆大計一  
疏於本年正月十九日接邸報奉

聖旨兵部知道郝浴收拾實着着明白奏來欽此臣  
捧誦 明綸仰見我

皇上銳意除殘務救此一方民也臣固愚懵撫此危  
疆一事乖宜怒若已過矧重以 宸詢敢不即



目擊之實情實勢真利害從公為

皇上陳乎

臣

惟籌蜀必及於秦三邊勁卒半積寇之

餘生計蕭條待哺東南徵兵措餉尚自不暇給  
又拮据於鳥道而辦川需是兩敝之也乃征川  
士馬又復紛出一分則兵勢漸弱再分則運道  
愈多勢弱則寇氛自重運多則民力愈絀徒煩  
徵調漫不收拾騷然大敝既無以係屬其心又  
不肯處之如法則結羣脫伍理在不疑一處利  
失三軍氣沮兵未抽歸敵已掩至實自失策豈  
賊難圖川已屢收而成畫虎秦亦兼顧而慮脫

中悞事何足復談乃百萬金錢盡付逝波是誰  
職其咎耶則今日必稍蘇民力秦不助川而後  
秦可保大帖軍情川不冀秦而後川可圖

臣請

化逃亡無用之疲卒為一勞永固之金湯而更  
省水陸難繼之挽輸為戰守必操之勝算其勢  
如常山蛇以嘉定為首成都為腹以新都漢州  
中江鹽亭南部閬中蒼溪昭化廣元與秦之寧  
羗沔縣漢中為尾蓋嘉定據叙重上游民較三  
川差多見饒鹽茶滿兵鋒角於此以鈐土司無  
為賊用兼為成都保障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

瀉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定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千百間可立就錦江之魚岸土求之蕃於雞豚收川資本盡在此中矣臣見左右路與四鎮之兵食糧有籍對敵無人 朝廷日日費餉而不得收絲毫之用川湖通弊真有如計臣王永吉覈餉清兵一疏所云者計將上項兵丁在川在秦家口盡移成都照籍屯田總副叅遊畫地授兵比之陣法加嚴其流移土民令各道自行招墾文武殿最端準諸此則實利立見所獨難者牛種耳四川邊實

腹虛殘民雖盡土司猶饒見今繳印邀襲 朝廷卽為恩給每司取牛若干議定價銀撫臣為之立券待豐熟卽酬其值見產鹽茶暫令驛傳道盡易穀種以為屯田急需若計臣更有那移尤為長便至軍檄交馳勢必立驛川之鹽潼等處則無民無餉秦之沔寧等處則旋立旋塌發帑不繼課民無從計惟以平西王漢中之遼民每六十里發壯丁一百名卽以原有之牛各發一百頭並家口隨之立堡開耕端供軍驛而撫按之齎奏不與焉勢聯蜀秦氣壯兵民一以斷

逃卒之歸路一以防小醜之中塞省費安民引  
 商弭盜或亦非迂三處備有條理倘滇賊入犯  
 滿漢兵即退聚成都以待之蓋賊皆步兵火器  
 其長技利在山險我皆快馬輕刀其長技利在  
 平原旗鼓之際賊必不敢擅入平原當我堂堂  
 之陣兵亦豈肯輕離家口自憇喁喁之私堅城  
 之內有餘糧大野之間屯虎旅在我兵祇以守  
 為攻從此再無敗理在賊情徒以劫為戰一挫  
 即難長驅秦力可以少休川糧見其日足滇黔  
 巨寇可指辰而梟矣此臣區區管見尚祈 勅

下部院諸臣委曲平章秦川遼三兵或即如臣  
 言或更易置其位務令獲宜則西南封疆庶可  
 永定矣

急策西南一議

臣已遵奉 明旨陳緩策西南等事一疏臣聞  
 羸糧躍馬惟恐後時又聞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凡以時勢之當乘也臣在川只應言川第川之  
 所患者滇寇也滇黔東南連粵北連楚又西北  
 連蜀五省山水環鬱軍需難辦嵐瘴侵凌人馬  
 易疲從來用兵苦於持久如大兵一臨則退守

險阻大兵稍懈則突肆克鋒出沒閃爍是其常態 國家每年來竭中原之民力半入三省控三省之 王師只圖一寇乃此進彼歇左抽右入機會情事迥不相聞而三省會勦一着何以遲之又久耶 臣以為此賊一日不剪則中原之赤子一日不得息肩我兵一日不合則黔南之逋逃一日不肯授首且大兵一合則楚蜀之鼠竊狗偷渙然冰解滇黔之傳消息盡歸烏有兵氣愈厚賊勢自窮矣第用兵此方大約多用步兵間出奇算必地理先得師行始利據土人

傳說孫可望以威劫生番熟獠而用之殘慘不仁此輩皆積怒深怨幾欲快一日之心 臣身在蜀親冒矢石又見久鍊滇賊不過皮兜布甲鳥銃剗刀慣於飛山越嶺而已而蜀中土官土兵尤嫻於此前已繳印要襲若提兵者拔其精銳以為前矛跳蕩爭先則賊險不能自固賊技不能制人即以滿兵雄騎壓其後三省齊驅一戎大定奔雷之下羣妖自散則又 臣巧遲不如拙速之意也西南情勢連章不盡

皇上精明圖治若猶行 垂問 臣復 命時願賜召

對<sub>臣</sub>伏此葵誠一寸請虎拜而奏萬里之情  
敬辭 欽賞兼叙守城各官功蹟疏

臣於正月三十日奉都察院勘劄為欽奉 上

傳事 欽賚及<sub>臣</sub>內有聽平西王固山額真墨

勒根蝦酌量賞給之 旨<sub>臣</sub>捧誦 恩綸不勝

悚惶竊思退剪渠魁自是平西王固山首功而

始終在保各司道不敢輕抽一步或亦可告無

罪於 朝廷乎<sub>臣</sub>身職記驗若不從公一言則

寒蟬等耳<sub>臣</sub>在保監臨兩路利失方望我兵從

中路回保乃竟舍川北歷險西行梓劍矣重慶

北來又有從通巴入漢一路在土寇逃卒闕然

城外以為兩路兵各自便道歸秦在兩路兵頗

亦疑保寧府已早為賊吞矣時危勢迫司道府

臣王原膺吳一元陳卓李藻劉通吳之茂柯臣

等控騎出城安慰逃卒更會同總兵官嚴自明

於狼狽跳蕩中急覓隊伍造冊給糧並收拾士

民整暇以竣塲屋又暗地發檄聲言秦兵大至

以遏羣醜因隨臣連名具啟星夜差總兵官嚴

自明家丁於梓劍地方要請大兵內有川北為

漢中門戶有川北後得有漢中無川北不第無

漢中矣至保寧一隅屯聚 朝廷糧餉又兼設  
文武原倚以為取全川收雲貴之大鎮王受西  
南重寄豈得棄而不顧等情臣復獨移撫臣內  
有 朝廷一塊土是貴部院一重責任今秦兵  
四散蜀寇蜂擁貴部院向來所提調之兵馬所  
管轄之將官不見一人並貴部院亦竟不知在  
於何所則保寧一片封疆將來作何銷繳等情  
時慮寇深路阻以上兩項文書自未至丑歷七  
時照樣七次踵發務要其必歸坐是兩路兵俱  
知各司道府死守保寧因翻然雲集各司道府

日夜出入滿漢營壘咸謂止有進步法再無退  
步法激發忠義無一兵不識其面不聞其言至  
分堞守城猶其後事然司道府念三川陸沉所  
得不敵所失未敢言功以為合挫賊鋒使保寧  
不與三川俱盡或可借此以再行恢闢耳因遞  
有題叙呈詞在案至如臣徒以隻身排喝勞怨  
於其間曾有何功而反預賞乃 朝廷破格推  
恩並聽平西王固山酌量給臣益用惴惴臣  
忝司風憲素無干涉若給多疑於黨臣給少疑  
於忌臣更以為各處王固山悉握精兵在邊

撫鎮共事獨孤懸按臣一人以代 天子耳目  
而又使之市德恐非所以善封疆也且 臣之功  
罪自有 聖明洞鑒堂官考覈科道之互相糾  
彈或賞或罰應出 宸斷 臣實不敢冒領 天  
錫以傷國體方於二月初一日繕疏欲拜翼日  
欽賞卽至分給 臣 狐裘貂帽靴帶刀鞞各一  
臣以未獲 明旨謹率衆跪接卽以黃袱包裝  
印封另候 勅旨或仍賞王下壯丁鼓舞以圖  
恢復或分賞有功司道一二員或再 賜戰沒  
兵備道梁一訓或始終守保破賊司道府更下

部議叙統祈 睿鑒施行

特叅總兵冒餉疏

竊照川兵川將總以有名無實耽悞封疆至於  
如此然無如永寧鎮栢永馥為最 臣 察得永馥  
前在重慶後軍被圍則借口於梅勒同來喙奔  
不援後在保寧又借口於司道同守穴伏不戰  
卽此兩罪已不容誅初賊騎臨江滿漢兵分砌  
敵壘 臣 親見永馥兵支離削弱纔得百人臣不  
知其糧餉馬乾何以支領乃 內帑金錢小民  
脂膏大臣嘔血而措之劣弁朶頤以噬之法耶

理耶更巧為緣飾勒民入伍憤怨之聲常徹臣署狼狽若是尚望其控弦萬騎為國剪賊能乎否乎而不知朝廷猶養此一輩人欲留何項用也臣讀邸狀見科臣劉餘謨國計軍需一疏彙算錢糧每歲入數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餘兩出數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餘兩其各省兵餉一年該銀一千三百餘萬國家財賦大半盡於用兵臣以栢永馥類推之則國家安得不乏財邊腹安得不患盜且有罪無法大患大侮橫被邊陲誰肯去捍無怪用兵六七年而

川事愈以不支至此也臣犯此忌諱非不知奧援重賄難以法諍顧

皇上親政以來萬幾清明中外備有甄別獨總兵一官好醜瓦全在諸省姑不暇論而西南戎政眼見壞於姑息矣臣遭逢聖明何忍以及今第一當拔之弊端已見已聞而不入告哉言官條奏多係細務誠如聖諭若微臣所指似於計臣覈餉樞臣籌兵闡臣辦賊三有攸關若得聖明英斷將栢永馥斥勘徹底清其虛冒務選真將實兵布諸要害則危疆萬幸



特參貪暴將領疏

蜀當草創聲靈所寄不無濟以中和至狼心鷹  
 眼之輩流為屠毒寬一人有一人之害遲一日  
 有一日之害吾民殍矣又羣起而蹂躪之困頓  
 欺辱川南未收而川北先斃諸如此類互為縱  
 橫牢不可破臣目擊此等情勢直欲請劍尚方  
 手誅驕悍之將領以謝此一方民猶以為未快  
 也容臣嚴飭清查漸次入告外臣入境時即聞  
 有廣元防守副將胡者憑凌扞法愆不畏死  
 惡貫已盈貪壑未滿若姑待之勢必壞朝廷

之封疆而有餘即亟翦之尚恐留朝廷之綱  
 紀而不足則朝廷如玉如金之名器假此不  
 祥之物安為也臣密加體訪詳查揭報已盡得  
 其劣狀謹會同撫臣李國英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立賜褫革行臣究擬庶兵將稍知斂  
 戢而危疆亦可再奠矣

請嚴禁川省雜派疏

臣惟朝廷覃恩不下究則罪在有司之不行  
 小民疾苦不上聞則罪在巡方之不言非不言  
 也言之誠難自順治三年初命肅王收川次

命撫臣收川又次 命平西王固山額真同  
撫臣收川已七年所矣川北餘民七逢 恩赦  
銓曹萬里授官為之拊循 朝廷未嘗有尺布  
斗粟之徵一切鹽茶並計課盡付存留五年大  
荒又措給牛種則

皇上之推恩蜀土為何如乎在 廟堂遙度以為累  
年休養不知何等昭蘇矣乃川民今日一種不

堪呼籲之隱 臣請為

皇上一縷晰之而 天懷如傷竊恐有不忍聞者川  
北民纔有幾兵馬殆數倍之以召買則問之民

以造船則問之民以派取軍米軍需則問之民  
以措設驛夫驛馬則問之民以犒賞軍功則問  
之民以運拽糧艘則問之民以各行衙役之幫  
貼則問之民以軍中之鍋缸米麪鹽茶席竹柴  
炭不可枚舉之物無一不問之民衆兵雲集一  
兵必有餘兵正兵支餉餘兵何支勢不得不暗  
問之民間矣各州縣紛報逃卒數動滿百一過  
遂至捲土加以猛虎搏噬土寇橫決自十月破  
賊潼綿順慶一帶小民日苦盜劫有司大聲呼  
兵而各標兵潛伏保寧竟無一騎出防不戢自

焚正月間保寧復大火災民不安家種不入地  
 草根木皮去冬業已啖盡轉眼春歸又比牛租  
 人生何不幸而為川中百姓也臣於八年十二  
 月十八日拜蜀員缺俸一疏計臣碩謀遠慮中  
 外備籌議定於蜀地開徵臣身在危疆豈見不  
 及此乃小民有情願照地開徵而不得者若一  
 奉 旨開徵則一切雜派免而牛租停矣前大  
 兵南下小民焚香尸祝幾於一旦蕩平稍可息  
 肩而不意又付湯湯之錦水矣伏祈 聖明申  
 飭必照地起徵則不可無名復派若必分外加

徵則當預先題明庶取一分則實辦 朝廷一  
 分之事減一分則實被 朝廷一分之恩厭服  
 人心收拾疆土有宜民大政矣

投誠土寇不宜濫給印劄疏

臣惟蜀寇弄兵前代以為坐井以其人出沒於  
 羣山羣水之中非有大恩威不信也自張逆屠  
 後十百相聚同穴烏鼠大則名為鎮副小則名  
 為叅遊弱肉強食雖已亦莫省其為何如人矣  
 及兵至勢窮或縱金投誠乃給劄招安後遂以  
 其官官之而飛揚跋扈若不止於為官者因憚

之曰官頭並轄其土著之民民為屠慘又十倍  
酷吏因詈之曰土暴犯法犯分無可奈何掠人  
姦人聽其自便可憐一二來蘇之民復墜虎圈  
相對流血求一歸農種地為 朝廷之赤子而  
不可得及部選官來隻影空城抱印四瞻闐然  
無復公家一民而已將謂借此輩之力以固封  
疆則 國家百萬金錢所養殼甲之兵安用將  
謂收此輩之心而安反側則 朝廷十年弔伐  
所收湯火之民何辜况見在川東川北各州縣  
忽降忽叛如劉惟明陳三台輩負固不服如鄒

榮貴譚文輩劫寨殺民如姚玉麟候惟忠輩害  
眾成家如趙達與已經 臣拿問胡一鵬輩此皆

給劄授官之明鑒究何嘗借其力亦何嘗收其  
心徒加冠於猛獸之頭空飲恨於黎民之腹遂  
至決裂而不可收拾已耳去年失利逃卒土寇  
闕然滿地一片閭城非處置少得其宜 臣早已  
隨北川俱盡矣且強以為兵徒糜無名之餉而  
州縣愈益無人若散使為民各輸有額之征則  
地方誰復患盜利害相懸遠於萬里 臣既奉  
命安民加以 聖問所及使顛破蜀民之身家

肥一賊而不問縱橫羣賊之牙爪盡蜀民而不  
 言微臣之罪固不容誅臣微臣之情亦何能已  
 祈 聖明申飭凡有土寇投誠卽以向所蘊留  
 剝削之民盡歸有司造冊編丁漸圖生聚或可  
 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至以甲兵土地來歸  
 朝廷自有定例似不為土暴官頭概行姑息之  
 政耳

遵

詔薦舉蜀才疏

竊照聖明啟土首在得人我 朝賢路大闢彈  
 冠之慶滿乎四海且 恩詔每頒又輒以新舊

人才為念在雅抱可展於興時卽掛誤可雪於  
 異數至於蜀則尤有不能已者以屢劫於寇氛  
 而受禍獨深以逢阻於天末而受恩猶淺欲使  
 此中之父老子弟靡然向風旣撻之以堅甲利  
 兵復柔之以素絲良馬屈羣力而効羣策則擷  
 擷人才真第一義臣於秋闈一事矢公矢慎竣  
 事撤棘已得雋七十一名罔不蒸蒸霞舉矣而  
 恩詔久懸長林抱璞尚屬缺典臣卽檄行各  
 屬查舉去後據梓潼縣報稱柳寅東以 本朝  
 原任巡撫流寓淮揚通江縣報稱向玉軒以

本朝原任吏科流寓京邸除將兩臣履歷造冊咨送吏部外謹按查柳寅東巡撫順天兵民滿漢備有調畫允矣股肱大器向玉軒投誠最先辦事吏垣侍班導駕遇事必言其子姪以玉軒筮仕本朝全家誓不從賊則又風節薄乎霄漢矣兩臣立朝本末俱在銓曹其掛誤之事可一察立明據順治八年八月二十日恩詔內一款有自順治元年以來曾經任內已革職官除大計貪贓及居官不職以致失守城池外若有事係冤枉被革果有才力堪用者在京聽

該衙門在外聽督撫按察明詳開緣由保奏之旨又一款有地方人材果有品行著聞及才學優長者着該督撫按覈實具奏仍聽吏部考覈酌用之旨正與此合倘以臣言不謬勅部詳覈錄用將見新才入彀舊士昇華則全蜀之賢路由此開全蜀之人心由此定全蜀之封疆未必不由此再啟也

特薦有功良將疏

臣復命例有薦舉武職一疏然如防守署松龍副將事王明德深於兵械慊於民情殆良將

也臣竊念 聖明西顧戎政為急有才如此臣曷敢一例正叙没其殊猷使 國家不得非常之效哉謹拈出為

皇上言之臣察得松龍一邊番族蠻部凡百餘種散處江岷間舊朝初立國師二名後因蠻勢益張命都堂兼理邊務又量給賞需後更兼設副使總兵猶時逞螳臂以當戎軍所以經畧者謂蜀之各鎮惟松龍為純邊者也本官自五年恢復直以一身當之於水陸要害布成犬牙之勢塹壘木樵校聯不絕兵民相望農戰並行如六年

招撫土司七年勦擒偽副將楊芳等九年提兵入松生擒作叛衛住斬獲番級數百又於本年收復茂州生擒偽賊朱化龍等按獲偽印偽勅一切大敵小醜或破以計或碎以兵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遂一時功高滿漢名振番蠻九年十月因赴保援勦臣重蜀疆因重其人特優禮以為頑悍不職者勸又慮名或賓實隨借籌邊以審其所有而本官以精心於地利人和對臣詳其經畧西邊調度有法宜軍宜民良亦有然及臣復 命時司道報冊閱其履歷纔得

題授一遊擊耳夫遊擊亦豈渺小然以視高牙  
 大纛枵然為國元戎而首鼠奔竄者且何如  
 也可終令掩落在庸人後乎伏祈聖明勅部  
 覆加察覈如果臣言不謬將王明德從優陞擢  
 庶封疆更收其良效而汗血得以絕塵而奔矣

中山奏議卷之二

中山郝浴雪海甫著

還臺疏

恭請召對疏

臣自順治十一年東謫歷二十餘載當康熙十  
 年竊幸於奉天城下兩覲天顏心跡得白仍  
 面諭臣以讀書人豈不明白之天語臣退而  
 感泣聖恩深洞臣愚臣曷容再贅顧臣自

世祖先帝升遐之後已分早填溝壑兼之臣父臣母皆  
 以垂白倚閭相繼見背抱痛終天益成孤露蒙



皇上特賜矜憐開臣於覆盆之下再造再生使臣復侍舊班臣敢不益竭孤忠於職分嘗仰念聖學聖心為戡亂大本比聞

皇上味爽臨朝日講不輟孜孜以堯舜為師以如天好生為心臣不覺手額近因撤籓一事深勞聖衷臣竊謂吳逆兵權久假富貴生驕撤亦反不撤亦反遲早之爭耳况為人臣其勢至於不可撤則力撤亦豈過計乎但

皇上焦心勞思之際正臣子臥薪嘗膽之時知不言而言不盡則負

皇上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

皇上天縱聖哲經書而外兼覽諸史唐虞之一心一德尚矣在昔漢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皆詔羣臣極言得失方今逆賊未滅事機當籌越此兵精餉足早圖戡定如用人用財用將用兵關係緊要密議密行廟謨深遠何庸贅言而臣竊謂大臣之職尚有未盡也夫大臣為朝廷股肱耳目一體無分苟有一得之見聞自當披誠而入告芻蕘工瞽非盡無可採也直踈踏於密事不敢言耳請

皇上於諸臣奏事之餘召對滿漢閣部諸臣問以某省某事某緩某急某利某弊每論一件徹首徹尾窮究到底其可行者必

皇上與滿漢大臣之心皆見為可行早取 乾斷預定機宜無待事至而後議其不可行者姑存而不罪所以昭聖朝一德之盛抒臣子憂國之誠於以媲美唐虞遠駕漢唐洵 宗社生靈之福

也至於六部事務關係匪輕堂官職要尤賴司官職詳凡屬國家根本之圖即為督撫奉行之準今司官之公忠盡職者固多豈無徇私作弊

明假條例暗壞職掌者乎顧臣初入班行耳目未確亦未知各部自京察以後曾否遵 旨察

叅幾人併請 面諭滿漢堂官不時嚴行稽查務期共修職業在內肅然斯在外凜然矣

請下 詔恤民疏

臣惟兵者國之神氣也民者國之元氣也未有元氣足而神氣不益壯者自逆賊煽亂 天討用彰諸凡用兵地方楊柳雨雪兵固多勞供應轉輸民尤倍苦臣仰測 宸衷務期不殺為武不擾為安實至願也臣從關外來聞 頒諭軍

前屢有殺傷良民搶擄婦女之禁我

皇上誠一體萬物之心矣雖未必盡能奉行諒無不仰體德意獨是百姓之困苦已及二年尚未奉軫恤之一詔睿慮憂民至深至切在廷諸臣固皆知之彼蠢爾百姓深山窮谷之中未必盡知也臣請得而略言之徵收錢糧兵餉急需勒限完納誰不急公但民力有限雜費難堪若額外多費一分即額內少納一分以致正額拖欠有悞軍需今宜嚴飭內外各衙門凡赤曆由單逃人盜案驛遞河道一切造冊銷算等項禁

革上下使費陋規令民力全輸於公家勿使

婦子膏血徒飽貪腹朝廷金錢終歸掛欠一

也招買軍需名為市易實係里攤比及發價或貪官層扣或蠹役互侵未必盡得實價今若准算正賦給與印票既省公發之官價亦免中飽之侵漁民霑實惠樂於輸將二也水陸輸輓必資民力路有平險里有遠近車牛而外肩挑背負苦狀難言本省既無脚價繼運又無底期用兵日久民力時勞宜令督撫查明於年終造冊題報俟每省事平之日照地方遠近次數多寡

分別蠲恤此時先令小民感激踴躍三也銀米草豆解到軍前須委廉幹官員隨到隨收保無指索收費故為稽遲以致裝載停泊人畜露處或風浪不測或雨雪沾濕物既可惜民亦可憫宜令各督撫嚴查收放官員如仍蹈前轍飛章叅奏官皆奉公民益趨事四也類如此者更難悉數臣第為休養百姓言之然休養百姓正為裕餉之計倘民窮財盡餉從何出乎且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為今日用兵大根本昔漢文帝未有七國之變每下詔書猶必以百姓為言唐

德宗下詔李抱真入朝言曰山東宣布詔書士卒皆感泣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孟子有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豈不信哉抑臣更有請者賊亂以來湖廣有停徵浙江江西有緩徵秦省地方被賊蹂躪不能播種者多且勤勞輸輓之民有望九重萬里未霑浩蕩之恩者似宜與江浙湖廣一體酌量優恤者也乞

皇上勿棄臣言為迂濶如蒙俞允將臣原疏留中百姓幸甚微臣幸甚

條奏陝西進兵事宜疏

臣竊以全秦為國家右臂見今王逆未下川  
逆盜出正在議勦然統計我全秦之兵七萬七  
千有餘內有馬兵四萬兵不必再加已足辦賊  
若以兵一萬劄秦州以過關隴徽階之奔衝以  
兵五千劄隴州寶雞一以固棧道賊口一以防  
隴賊東下然後以兵一萬死困平涼以兵一萬  
死困固原此先為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也賊  
雖聲言虛數實少馬兵况路險餉運為難而平  
涼固原一帶全未秋收掠食又難賊之無糧了  
然在我目中矣今秋獨西安一帶大收我兵見

食此有餘之糧是兵與糧皆倍於賊此皆以強  
制弱之兵也顧慮隴坡東連秦嶺延袤直至商  
洛蓋西安府之南山即漢中府之北山也其出  
入間道小路不下六七十處賊兵處處可以出  
沒然不足深慮者必賊串土寇以為疑兵分我  
兵力使不得盡向平涼也今除進勦平涼外止  
應於西安潼關兩處用重兵屯劄以待策應蓋  
屋藍田新安等處出沒之賊此以靜制動之兵  
也然尚有奇兵可用當以靖逆侯張勇移劄秦  
州兼顧肅甘而以總兵王進寶急趨西河縣扼

賊衝要聲言自略陽直攻漢中此亦制賊一奇也又計河南綠旗之兵尚有一萬五千襄陽鄖陽亦有滿漢提督當以鄖陽之兵急攻興安又遣滿洲才力重臣調撥河南之兵從南陽入武關攙斷商洛之賊直取漢中擣穴擊尾則逆黨王平藩必不敢復縱漢中北山之賊潛出藍屋等縣矣至於興安均房之賊亦必不敢復踵商洛之後潛出藍田等縣矣如是則西安府泰然無事逆黨吳之茂雖抵秦隴聞我西河武關之兵交取漢中必撤賊回顧漢中矣又於袁州二

帶聲言進取長沙以牽制賊之全勢使不敢肆出川賊以病秦則全秦之勢旣安而王輔臣巴三網尸居釜遊於二城之中計日成擒矣蓋兵有虛實策應如平涼固原秦隴寶雞之兵以制賊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取漢中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破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西安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計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以上數處提兵大將務彼此相通互為聲擊不必各請師期徒候在內會議而後應則我之受惠不過一二

處而賊之受患反有五六處先人以奪人覺我  
兵用少為多如數百萬矣王逆就滅勢如破竹  
孰與各守一處直待賊犯而後請兵之為得乎  
據臣愚見如此至 廟算深微又非臣所能測  
也

請懲逗遛諸將疏

臣初聞二逆負恩見 國家如此兵力如此內  
帑

皇上如此聖明以為數月可以蕩平不料比年分遣  
大將萬方拭目及駐劄軍前今日請兵明日請

餉

皇上天錫智勇百方籌畫請兵則與兵請餉則與餉  
請馬則與馬請蒙古綠旂則與蒙古綠旂請大  
砲烏銃弓刀盔甲一切無不應急付與至於總  
兵巡撫文武大吏及司道府州縣等官無不與  
其便宜委用且破一切事例捐納支應無非謂  
一舉破賊耳今遷延業已二年未見成功不知  
吳耿二逆竊負此土薄人脆之區苟延餘息且  
戴穢蒙惡鼓之無具更向誰討兵討餉以當我  
百求百應之 王師若終以我兵為尚少去年

三月蒙古察哈爾布爾尼蠢動雖稱兵不過萬餘其他部落環伺其旁者何止幾十萬而大將軍副將軍以數千之兵直犁其庭星馳電掃旬日奏功天下聞之無不折心加額且一路百姓皆言秋毫無犯口碑直傳到關此臣所親見以視陝湖江浙所發之兵所費之餉所假之權曾百分不及一而收效乃如此其大此無他將軍用命而諸將無不用命故也將軍知朝廷之威不可犯而以必死之志討賊故也及今勝算計惟

皇上與滿大臣密察軍前情實或有因循托故仰負聖恩者懲一警百庶各省知懼天威各出死力以破賊謂朝廷真明見萬里也然此事非文臣所得妄言小臣所可臆度惟在

皇上睿裁乾斷至於江楚雖風傳進兵臣以為尚當先設密略急下陝西之寇而後合力大舉是為百勝萬全若陝寇未平江楚亦自不可輕進昔周世宗高平之戰以右軍樊愛能先遁欲誅其罪以問張永德德對曰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百萬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



於地大呼稱善自此諸將畏法所向無敵理故如此也

停買河南山東漕糧疏

臣竊見羣臣紛紛籌餉幾於悉索無遺雖兵機尚密書生未敢與參臣以為籌餉而措餉之非難籌餉而核餉之為難且以見在未缺之餉辦見在必破之賊之為難也姑請言其易者即如河南山東二省漕糧俱係先徵折色後買本色若停其買運將額徵在官正耗米價等銀徑行充餉可得見銀四十三萬蓋向來派解小米應

五十四萬餘石每石徵銀八錢合計米價銀四十三萬兩乃往水次買米運京今京通各倉聞舊儲新漕見有七百萬石值茲米多銀少之時復安用以已收之銀易未收之米乎計將二省四十三萬兩之米價見銀停買停運又可省行月閏耗等銀一十一萬餘兩尚有行月閏耗米六萬五千餘石亦照例折銀八錢又可得銀五萬餘兩以上三項共得銀可六十萬兩以見在在官之銀直撥兵餉既無南省白糧改折之擾又免兩省水次糴買之費不待部議而知其可

行也臣因是竊更有請焉蓋一切錢糧皆從外來惟督撫布政知之最詳最確私之甚易甚便若督撫布政於一切存起那移開銷估算及稅課贓私等項實心裁省實心酌奪實心追比一清理間便有幾十餘萬當十倍於部臣之駁察百倍於言路之條陳千倍於九卿會議之事例矣計廣開事例以來纔得三十餘萬尚不足供全省大兵一月之用我

皇上天縱聰明洞燭中外情勢合無 特勅督撫布政詳看各項錢糧即以裁省那移之多者為賢

為明而褒獎之每遇布政司新舊交代即於一月之內速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項清冊一部恭呈 御覽應徹底盡見行看飽騰無前撲滅有期故臣以為措餉非難而核餉為難且以見在未缺之餉辦見在必破之賊之為難也

討賊必先自治疏

自兩年來添兵調兵添餉籌餉紛紛條畫隨議隨行然二逆至今未誅萬方依然待命臣以為天下雖動宜靜以治之天下雖煩宜簡以御之請先定

皇上至聰至仁之聖心洞然見賊之終為我破而後  
羣臣不肯因討賊之急以先病吾國因討賊之  
之久以先病吾民然後以正誅邪以聖紕愚之  
長策以出試姑言受病之由如戶部因錢糧入  
不敷出預議生節一疏下諸王大臣九卿科道  
會議因見戶部出所籌數款約可增二三百萬  
然缺數尚多臣竊窺 聖意本謂羣下應各抒  
所見非但於該部所籌出數語平章遂足盡籌  
餉之局也且籌亦良難在計臣為軍需破例則  
銓臣必以為病選而妨賢在銓臣為 朝廷持

衡則計臣必以為溺格而失便即二部委曲從  
權在羣臣又喜為局外之高談以切劇兩部而  
不適於用此在內之所以難設法而易見病也  
近三法司熟審臣每到刑部會勘曾見陝西督  
臣哈占撫臣杭愛提問蒲城知縣姜興齊一案  
因知縣以十三年兵餉尚欠一萬有餘盡在貧  
民恐悞軍需故押借富民截納以待補獨永豐  
里民畏輸閉堡該令遂怒以民叛請兵而該督  
恐一時激變乃先拘該令題叅將謂民叛不過  
力不能輸畏刑而怵官將謂官貪不過貧無可

比僉富以急餉官與民遂交受其病如此今總  
有紙上之條陳令官何以必辦令民何以力支  
此在外之所以難集事而易見病也臣又閱邸  
抄見江西巡撫佟國禎為地方傷殘已極新例  
遵納實難等事一疏求豁吏銀內言有死徒逃  
亾僅一二新役者有家遭焚殺而仍拘應役者  
俱刃俎餘生等語夫既拘應役則非賊可知何  
為家遭焚殺既遭焚殺則為賊可知何為尚拘  
應役巡撫身在地地方何為不爭救於焚殺之前  
又如安徽巡撫靳輔為裁省驛遞錢糧等事一  
疏內痛言勒索騷擾之害至引驛官以為証而  
不敢揭叅其為誰則以知在外之督撫亦難於  
行法而易於見病也夫中外皆難如此是終當  
一舉 朝廷之功令折衷於國計民生以討賊  
不可但取快於徵兵措餉之為得而一切不顧  
也今錢糧盡裁存為起所條萬事復一時取辦  
於民我

皇上為民之心獨有嚴課良吏一著而已乃捐納題  
補盡為民牧計典軍政一槩不行有司以謀叛  
誣人而傾民家武官以兵權驕人而戕民命大

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多廢格不能行在內科道總不敢風聞言事即有實據下督撫一勘即變是且何暇為國何肯為民如都下凶徒橫行街民漸無等威雖有衙門而不能治其明驗也是皆係為政大綱為四方羣醜之所觀望由是以推何必仗節擁旄而後為討賊之人何必陷陣衝鋒而後為破賊之事中外滿漢文武大小各官其所行合理不合理皆足以討賊皆足以致賊也可不總彙全局通盤打算以收萬全之效哉臣以為議政終當申明舊章舉

事終當推察公論督撫終應大別功罪有司終應大行激勸近賊州縣終應察文武官激變民情致賊益多之故如見議兵餉除戶部已有條款科道不時條奏外凡與議諸臣終應各據已見直陳一事漢臣洞悉各省風俗人情當專言生可生銀幾千幾萬滿臣深知八旗兵馬家口緩急輕重之詳當專言節可節銀幾千幾百止用清字奏聞生一分則餉足一分節一分亦餉足一分各衙門釐剔一分亦足以寬

皇上一分之憂甦蒼生一日之困應公家一時之急

以上勒成條款如前議督捕條例之法

皇上特簡滿漢才望重臣寬期詳議務令為三五年  
確可遵行之規矩使上下信向俾見治之地方  
無抵於亂見亂之地方漸歸於治即諸逆刻下  
授首亦何嫌遠慮之過乎此實社稷至計惟  
皇上神明高遠以堯舜為師以天下為心兼深察中  
外情理故臣敢以迂濶之言進不但討賊所以  
圖治而圖治即所以討賊也

申明討賊必先自治再疏  
臣竊見

皇上憂勞社稷形於 聖顏臣每中夜靜思妄以為  
國家今日四大事如籌餉用兵察吏安民盡  
之矣當通盤打算相濟為功此 臣前疏之大意  
也其引吏戶二部事所以言籌餉之難也引陝  
撫事所以言辦餉之難也引浙撫安撫事所以  
言難籌難辦之根由也皆不敢再贅但戶部所  
奏不敷七百萬兩初次會議止可增出二三百  
萬臣故欲與議諸臣各奏應生應節一欸然後  
諸王大臣九卿科道諸臣次第裁酌某項恐有  
病國某項恐有病民如家人父子商確家務折

衷精當而後所取於民之數可以全得可以常繼不致徒有七百萬兩之虛名亦不致浮於七百萬兩之確數蓋此時民力維艱留一分在百姓即是存一分在我 國家也 臣又見今年二月荆岳長沙我兵各路征勦隨機應變賊已十分可破顧進退寒暑之候統在大將軍裁酌而三秦大將軍又統兵渡河一路秋毫無犯百姓歡悅諒在秦之將軍提鎮同心協力旌旗壁壘為之變色矣大吏既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臣願嚴責各該督撫以招撫百姓料理城池

備辦糧草嚴禁科派事事與百姓相安要以官之守城不守城民之從叛不從叛即以定督撫之功罪則兵與民各盡其分各得其用討賊之規模已定矣其從前聞有失城之官而復任並將督撫寬其議罪者乃

皇上破格之特恩而非 國家應舉之成憲亦非臣子所以自靖之大義也惟

皇上睿裁而各當其施以杜其積弛之漸其更要者尤有嚴課良吏之著我

皇上親政以後諄諄以懲貪戒酷為訓向以地方用

兵題補皆出督撫相沿日久恐叅劾漸至寬假將致吏治日壞民不安而賦日絀勢所必有也今後除軍前奉 旨候補及大兵恢復地方隨時需人仍行題用外其督餉大臣並督撫俱應停其題補一歸部選蓋向來題補一缺未必盡從人才地方起見不可不察且知縣捐納一途亦應停止務期得人 臣言及此深慮有司不得真才不愛百姓致百姓元氣日消而心志不固一時從逆便非良民則誅勦勢所不免今欲籌餉而不安民欲安民而不察吏 臣未見其可也

祈

皇上嚴加激勸令各督撫將有司貪婪剝民者不時糾叅潔已愛民者特令保薦即係題補之員果應叅者不得徇庇果應薦者亦不必引嫌則不肖之官斷不能一日容於地方矣

曲全名節疏

臣辦事陝西道屢見三法司會審往往有姦情及殺主之變上千名分自應決不待時然通姦拿姦事每涉於奴僕况其中不無刁強情弊夫不義之僕尚甘心殺主而暗昧難明之中何憚



於含怨挾私以壞主人名節乎况主人正在出征暑雨祁寒衝鋒破陣捐軀以衛社稷乃今奴僕誤其室家刑曹鞫其妻子揚聲汙辱以灰忠義之膽而寒三軍之心殆非所以壯國威也臣請以後家奴不許擅自拿姦果有帷簿不修之事許親屬家長據實以清字陳奏差刑部一官就其家密審情真賜之以死其無職官者若係出征壯士亦止就鞫處死不必經由刑曹使通國傳播風聞行間家家有內顧之憂人人有傷心之苦也在 朝廷疾惡懲淫固所以肅清閭

請酌免房稅精選旗兵疏

臣每思生財節財又傳聞招兵添兵等事而戶部有間架一稅凡城市因房起課顧見在出征滿兵及在外綠旗出征漢兵並直隸五百里圈占之窮民與近賊新復之州縣或晨征夜募身在行間留此熒熒之室家或依草附木僑寓逆旅寄此搖搖之數椽風雨不蔽房號何出似應

酌免此項以慰其戰心恤其苦情在應稅者益當鼓舞爭輸仰 聖主之無私見差排之有道也至於旗下屢次添兵添甲念大兵原自不少部餉原自難敷今日之添應不在多而在精矣臣居關外二十餘年竊見工部戶部官人及臺軍陵戶壯丁並烏喇寧古塔處服勤習苦精悍膂力之男子不下幾萬人人可以控弦馳騎若再添甲只須於此中選拔編成旗隊無事則以壯根本之聲援有事則以備咫尺之呼吸至八旗子弟舍人

皇上亦當念其習禮知書以次服官惟令出甲馬弓刀以量助調來出征之人不必更令披甲或出力以破賊或出財以資戰以強以富兩得其宜是亦百戰百勝之一端也

請停督撫題補之例疏

人主獨運天下於指掌惟此名器爵賞無事則以為致治之綱有事則以為定亂之目也自吳逆背國一時迫偽復降之郡督撫提鎮從權委請而餘省亦或借衝劇之名坐人題補有言官李宗孔等相繼奏停即部覆亦屢駁未准是皆

默喻用兵之意明存用人之體也臣因思外題之弊坐名題缺恐涉偏愛之私而交歡大吏未必自守之士苟以他途相結誰復露叅甚或以武弁改文或即不次躡等以致人心爭趨慕為捷徑得官即以得缺怙恩必復怙過又誰肯僕僕赴部納職納級納用層層為國輸費乎事例雖開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然此不過權其輕重之利如此至於大綱所在豈宜久假外臣使平分兩部之職掌各擅至尊之威福將恐戴盆不復望天如漢光武所慮矣又提鎮各臣

兵事在握復縱以位置之為是愛之以德乎前代兵馬錢糧不令三司兼攝為此也今部堂大臣皆

皇上深知特簡洞其品行且日在聖聰聖明之下言路共質於傍即因多事破資格以拔才智亦應自兩部推選使事出至公權在近地乃一聽於專省自便之外僚地遠而勢崇萬一營私病國何由發其隱微乎凡此皆天下大計也况目前全秦已定全閩即收楚中勢絀情見江右日以捷聞太平之業已就臣愚以為除長沙閩海

間其各省大小文武職官宜盡歸兩部銓注舊  
規使文選武選內察外察一准

世祖章皇帝及我

皇上三十年來用人之定例則人心不復趨妄應得  
循資挨俸之賢人臣不敢市恩莫非持廉秉公  
之政大綱整而仕路清矣我

皇上每痛此百戰之兵萬苦之民冀得息肩於一日  
若循此常例安其定分大將大吏皆息肩於  
功令而諸將諸吏皆息肩於資格人人出於  
帝簡恩除在上個個愛其官箴公道益明由此

推之則兵民不俱息肩乎若是即兵日摧敵民  
日辦課總無私擾蠹其中真所謂息肩也若外  
僚皆虛中體國亦必以臣言為相愛倘慮稽遲  
印務惟速其題缺之報嚴以赴任之期而已又  
必以坐名為賢如陝撫所題之季佺既謂人地  
相宜不數月而又改請他任河督所題之管盡  
忠等既謂習知河務不數月而隄潰降罰賢者  
固如是乎臣從用人大政戡亂大權起見惟  
皇上深思睿裁庶一二餘孽坐銷於 聖朝大中至  
正之道而不足平矣詩云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此之謂也

請令 皇太子奠獻 梓宮疏

臣昔在奉天聞

皇上初謁

福陵

昭陵天性貫通聲淚俱寫又聞去年復謁

孝陵永言致思哀慕深切臣竊歎

皇上之篤於天倫者如此其誠且至也臣惟自古帝王御世必先教孝以立萬世之極茲者 皇太子正位東宮國本有慶又設詹事府詹事等官

濟濟在列將為輔導之資雖元儲正在冲齡開講陳書尚需時日而天姿粹美日表英奇請

皇上先以孝道正之臣愚謂 皇太子於

仁孝皇后蓋有三年之服而抱終天之憾者也今

梓宮未歸陵寢凡遇沙河致祭未能躬親似宜

敬遣宮僚代 皇太子奠獻以盡報本之禮惟

至忌日大節

皇上或間一躬臨敦篤關雎庶幾仁至而義盡天下

臣民咸瞻仰

大聖人之舉動無不從容中道斯萬世人倫之極立

立矣臣不勝大願

冊立 皇后應預停秋決疏

臣聞 中宮之分憲章 皇極是宜於大昕受寶之前廣大舜好生之仁以開之 臣嘗讀大易中孚之卦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惟吾孔子亦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聖帝明王於人命所關無不因事推恩緩其死期若更逢嘉會當益闢其生路也我

世祖章皇帝以

皇第一子生

太皇太后元辰皆特出 上傳以停秋決是誠萬物一

體仁者之用心備考漢唐以來建東宮舉皇子生皇孫冊立皇后往往皆肆赦緩刑以成其吉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行大吉之禮冊立 皇后

吉典所瞻恩綸宜沛請 勅下部院督撫其三

法司擬議核議及在外成招新舊各案應重擬者早停秋決應輕擬者早行秋審其矜疑減等者亦宜早為審釋比至吉期務令吏無冤繫民忘死愁以蘇海內之生機以展覩天之隆禮臣竊仰 聖慈即阻兵小醜一旦投戈皆待以不

死何難於愚昧觸網之庸人乎况  
皇上肇造人倫以關睢麟趾之德衍  
聖子神孫之慶哉擴天地生生之大德以培億萬年有道無  
疆之福所關於天祚之承為不小矣

請暫令中外安靜以圖治疏

臣竊見征討吳逆以來

皇上密運睿智措餉徵兵  
廟算百出變生而控之  
以神機將儒而勒之以  
嚴旨數省雄師遍授  
方略日緊一日使羣賊毫無展措故大逆遂伏  
天誅眾逆益成瓦解收功至九分垂成之際此

實

皇上再造太平之會所謂萬世一時也去歲今春民  
饑天旱而  
聖心憂勤議賑議蠲仰見廟堂之  
上從至靜以圖大全本至誠以濟大變今各省  
雨澤俱霑救荒滅賊兩事可謂從容就理矣目  
前二麥已熟全在各督撫隨地隨時督率有司  
設法安輯靜至八九月俾流民依舊復業者即  
為良守令即為賢督撫若部民流散失所或為  
盜賊或填溝壑自難逃於  
九重之鑒察言路  
之見聞即露章何辭此在外當靜以恤災也至

於在內條奏繁多前後未得畫一例多而弊亦多臣向聞九卿曾面奉

皇上言官輕言之諭近又見部院等各衙門於會議時拈出前後條奏事例有一事更張至數次者已盡令臣等及科道諸臣遍觀其本末嗣後務深察治體再不得率臆妄陳至部院諸臣亦應交修廉隅日勤職掌凡在所屬心術不一宜於說堂立稿留心體察驗其公私其賢不賢自在堂官耳目之中且屬員不職原許堂官指叅此定例也各堂上官宜照吏部科道內升外轉之

例每歲終舉劾各一人以杜其營私之擾劾者立行處分舉者別其才品以備擢用則賢不肖漸有分曉而堂司官各有責成誠如上諭所謂大臣爲小臣之表率京官爲外官之觀型者此在內當靜以澄源也在內部院姑各察司屬以澄源在外督撫姑安輯流民以恤災

皇上因亶聰坐照密清各路進兵之頭緒以全收底定逆賊之大功迨大凱一奏盡罷一切捐例盡省一切兵餉存解之款務遵額數銓選之政必用正途而後中外之政徹底清釐部院有不公



者竟遣之督撫有不職者竟罷之予以確有可  
遵之部議操以萬不敢犯之憲綱語云行百里  
者半九十無易視九仞為山之功庶永定萬世  
太平之業也

請嚴選科道官疏

臣惟言官為聖朝耳目必其人心術學行端亮  
高明又深識治體而後開張天聽語不煩而事  
不擾庶官有補於龍衮言有裨於聖政也若乃  
初選不暇推擇入班未經歷磨鍊素行不及通察  
內升外轉徒以言之多寡而不考其品與行則

必積成流弊反致其人與言俱輕也故或偶出  
一言在朝廷不能無疑即中外亦或疑之矣偶  
參一人在朝廷不能無疑即中外亦或疑之矣  
如是雖多言而言無用雖參人而人不服即終  
日言而言路未嘗開也是必先端言官之品行  
使曉然素著於上下之間而後諸弊可以盡絕  
羣疑可以盡釋庶幾其人與言交重也見在臺  
省乏員奉 旨吏部咨取在外卓異薦舉與才  
能表著等員令督撫咨送在內五部主事與中  
行評博等員令堂官咨送內外應除去不係正

還臺疏  
途捐納各員以合科道官不許捐納之例今正當首嚴其選宜速飭各督撫各堂官務先察品行以清其根柢

皇上天縱聖哲因進而觀其言貌又進而考其章奏以參合其官箴事跡務取行止端方通達國體之士分置言路其間如掌科掌道雖係同官實為前輩皆從公砥礪為之表率臣等兩衙門亦互相敦勉先立潔已守正之規模以範圍之滿人漢人一體遵守衆耳目森然布列以稍佐皇上明日達聰之萬一則無論言與不言參與不參

中外羣臣誰敢不悚然易轍爽然革心如是一參而人無不服一言而事無不舉則

皇上之耳目清而神明益炯百官之顧畏嚴而官箴益肅是朝廷真有言官天下真開言路矣  
講停藩王承襲疏

臣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差審平南親王安達尚之信一事諸王大臣自有深謀

皇上自有至計何庸臣謏劣之見復贅一言顧念七載用兵正欲收萬全之功於今日今尚之信有

其母舒氏胡氏有其弟尚之璋及其都統王國棟等與該省督撫俱有叅摺之疏此皆天假其便使自發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以待 朝廷之取問並與 朝廷無涉似不可不早致之 闕下以定衆心而防他虞亦所以兩全也至其母疏中又有承襲之請臣察歷代異姓功臣之後偶或襲封大抵皆賜第京師不假以地不授以兵使得善全其後裔若已故平南王尚可喜以王爵留鎮廣東垂三十年可謂恩禮兼盡即或准令子孫之賢者再襲亦須歸 闕隨朝不當

久處外地今舒妃胡妃之賢既能深知大體鳴鼓內攻自應速褒其母之賢速致其子之來至於 朝廷原設藩下官兵亦宜善行設法喻令隨旗使兵心既有所歸而國恩亦有所受俾其母子兄弟安處富貴食天祿而保宗裔庶幾推亾固存一勞永逸得遂我

皇上撤藩銷兵永康宗社之初心得成我

皇上七載用兵百弊皆除之聖算蓋國謀深遠本非愚臣所知竊有芻蕘之見不敢不聊備採擇惟睿鑒施行

還臺疏

卷之三

三



